

山
那
邊
是
海

時瀟含
著

山頂文化

目錄

第一輯

桂花落了

- 沒抓住桂花的尾巴 003
- 一年前的上集飯 009
- 去牛羊巴扎看熱鬧 014
- 與廢墟對話 021
- 從不想挖蟲草漫談開去 029
- 在沙井吃蠔宴 看深圳 B 面 039
- 漁排上的日落 047
- 為甚麼喜歡吃黃皮 051
- 鳳凰山下一頭豬 055
- 北門外的菜煎餅 059
- 利津水煎包 065
- 海鮮、豆丹和毛蛋 070
- 羊餃子和白水羊眼的滋味 076
- 鴨腳煲是餐桌上的日出 082

第二輯

月亮走，我也走

- 和丹頂鶴一起去鹽城過冬 089
- 雨夜裏的玉蝴蝶 093
- 長沙的天不夜 100
- 不要錯過東台 106
- 北國之冬和頤和園的日落 113
- 在黃海森林公園的夜晚 119
- 在四月的北京逛公園 123
- 喀什的夜裏沒有月亮 127
- 跟着勃朗尼卡走 318 133
- 行走在陽朔的山水畫中 142
- 七里堡的葡萄 147
- 在東營趕大集 153
- 紅葉谷的柿子 160

第三輯

走路，爬山，看海

- 那些與死亡相關的巴黎博物館 169
- 寫在巴黎地下墓穴中的文字 174
- 拉雪茲神父公墓的一個下午 179
- 和法國街頭的流浪漢聊聊天（一） 184
- 和法國街頭的流浪漢聊聊天（二） 192
- 在法國看牙這件不大不小的事 200
- 關於有人進了眼科急診這件事 207
- 關於我在雪山上丟人現眼這件小事 216
- 在歐亞與美洲板塊之間潛水 224
- 走路去斯洛伐克 228
- 一座沒有公共交通的小城 233

- 在博希尼湖看雪 238
- 去科西嘉看海 243
- 當一個愛走路的人去到 Étretat 248
- 我遇見的那些冰島人 253
- 我被法棍傷害了 258
- 一間沒有理想的動物園 265
- 舊貨節回來了 269
- 去楓丹白露撿栗子 275
- 香檳產區的秋天 279
- 去峽灣徒步 284



第一輯

桂
花
落
了



沒抓住桂花的尾巴

現在說桂花實在是太晚了一點，畢竟銀杏樹上的白果已經被提着塑料袋的大爺大媽搜剿一空，紅葉的亮色已經暗沉，黃葉也落了滿地，在這一片秋季尾聲垂死掙扎的五顏六色中，桂花樹早就沉寂了。

南方的桂花來得早，九月底就開得熱鬧，那個時候我在岳陽，在外公外婆家。

回家前一天，我給外公打電話，他吞吞吐吐地說第二天早上有點事，很重要的事，讓我下午再去他家。再追問細節，他顧左右而言他，說了一通路上注意安全之類的話，「啪」的一聲掛了電話。

我外公是一個孤僻執拗的老頭，信保健品推銷員比信自己家人多，家裏所謂的紀念章、紀念郵票堆成山，卻要在洗澡之後把洗澡水收集起來沖廁所，客廳的燈也總是開得昏黃

陰暗。

我去的時候舅舅買了幾隻螃蟹，竟然把外公的假牙崩掉了幾顆，他也不和我們說，滿不在乎地靠在沙發上抽煙，幾顆假牙東倒西歪地躲在煙灰缸裏，滿身沾着煙灰，很潦倒的樣子。

我問他牙怎麼了，他假裝認真看電視，眼神往旁邊一瞟，吧嗒嘍一口煙。

第二天我先在表哥家消磨了一個上午，推着箱子去了外公家，一進門就聽到他後悔不迭地說，沒想到現在的保健品公司這麼小氣，去聽個講座連雞蛋都不發，白白浪費他的時間。

原來「很重要的事情」是去領雞蛋呀。

自從舅舅發現他掏空家底去買保健品和「收藏品」而暴跳如雷之後，外公就開始背着我們「活動」了。

前年我回來的時候，他把我叫進房間，從床底下拉出幾個積滿灰的大箱子，讓我偷偷看看他的寶貝，並反覆叮囑我，舅舅他們都不懂，他只給我瞄一眼，畢竟是學歷史的，肯定能理解他。還掏出了一張皺巴巴的紙，上面寫了一個北京的地址。他讓我要是不信的話去北京看一眼，「那可是個大公司」。

作為高級客戶，他還經常和外婆被那些「大公司」拉去免費旅遊，倒是打發了不少時間。

我從來不勸他，反正知道也勸不住，所以外公對我還有幾分喜愛。總是忙前跑後，四處勞心的舅舅反倒總是被他冷

眼相待，舅舅看着家裏成堆的箱子氣得跳腳也沒有辦法。

那麼這和桂花有甚麼關係呢？這就要說到我外婆了。

外婆迷迷糊糊很多年，不知道從哪年開始她就不記得我是誰了，這次我回去，她客氣地笑了一下，叫了一聲我媽的小名，說：「你現在長得好大啦。」直到我走的那一天，外婆也沒記住我到底是我，還是我表姐琪琪。

每天早上我起床的時候，就能看見外公坐在沙發上沉默地抽煙，外婆穿戴整齊坐在外公邊上盯着昏暗的客廳，不知道在看甚麼，鍋和灶都是冷的，我只能自己出去買飯吃。

即便如此，外婆和外公罵戰的時候依舊牙尖嘴利，一點虧都不會吃。

我到的第一天，外公在廚房洗個菜的工夫，外婆就跑丟了。

外婆經常趁人不注意自己一個人跑出去，說是要回家，出去之後就漫無目的地亂走，最後誰也找不到，被好心人看到了，她也說不出自己是誰。

後來實在沒辦法，給她戴了個定位手錶，還戴了寫了名字和信息的手鏈，可就是這樣也還是會跑丟，畢竟外公年紀也大了。

因為我回來導致的手忙腳亂，家裏的大門忘了鎖，外公罵罵咧咧地叫我表哥看着手錶的地圖，指揮我們出門找人。

外公一路上健步如飛，手背在背後，肩膀塌下來，腳步沉沉，帶着怒氣。走到一半，他叫我等一下，要回去一趟，說着



撿起路邊一個空箱子，東張西望了一番，確認周圍沒有漏網之魚之後，快步走回了他的小倉庫，把箱子收好之後再回來。

我在後面跟着走，看着他那頂不離身的瓜皮小帽往前匆匆趕路，時不時地因為要回頭向我低低咒罵走丟的外婆兩句而停頓幾秒，他的小聲咒罵裏還摻雜着一絲緊張的音調。

外公是一個很暴躁的人，還很有幾分虛榮，有一天晚上出去吃飯，因為舅舅沒有開車來接，讓我們自己打車而嘀嘀咕咕氣了很久，等了一會兒沒打到車，外公把袋子往地上一扔，嘴裏嘟囔：「有車還不來接老子，要走到甚麼時候去。」

小區的路旁栽滿了桂花樹，正是開得很絢爛的時候，香味一股一股地纏着人，一棵接着一棵，一簇追着一簇，你追我趕地香着匆匆路過的我們，古人把桂花的香氣稱為寒香，我看也並不寒，這大塊大塊的花團香得熱鬧。

外公無暇顧及這些微不足道的花香，或是它們在樹叢間小小的黃色身影，對於他來說，和外婆之間也沒某個耶娃所說的「共享無盡的黃昏和綿綿無盡的鐘聲」，而是一種在雞飛狗跳的夾縫中存在的感情。

走出小區沒多遠，我們就看到了外婆。有相熟的鄰居把外婆帶了回來，外婆的手在身前握着，不停地扭動，她有些扭捏又有些膽怯地看了我們一眼，隨後在回家的路上又和外公展開一番唇槍舌劍。

外公說：「馬上就要天黑了，你不回家去還要去哪裏？」

外婆小聲說：「我不願意跟你回去，你以為你好俏啊。」

又把我拉到一邊說：「這個老東西好壞。」邊說邊搖頭。

回去的路上外公遠遠地走在前面，我和外婆落在後面，她的步子小小的，寫滿了遲疑。路過那一排桂花樹的時候，我問外婆有沒有聞到花香味，她茫然地張望了一下，自顧自地說：「琪琪回去要多穿件衣服。」

外公在前面不耐煩地說：「她不是琪琪。」

九月十月之交，岳陽的雨下得延綿不絕，那天晚上也下了一夜的雨，第二天起床了之後，趁着沒有下雨，我一個人下樓轉轉，看到滿樹的桂花基本上都被雨打落了。雨後的桂花香多了些清雅，剛開的桂花顏色也是淡淡的，怯怯的。

桂花開得熱烈，凋謝得也快，一陣風、一場雨，一夜過去樹冠上的明珠就剩些老弱病殘。

雲哥在幾天之後對我說他讀過一個俳句「清雅即是寒」，我想那打落一地的桂花就是冬季入侵的寒。

從岳陽走的前一天夜裏，外婆不肯睡覺，在客廳裏躺着聽電視，好不容易被外公氣衝衝領進房間裏，不一會兒又走出來，手足無措站在漆黑的客廳裏，不知道在張望甚麼，見到我就說窗外有聲音，房間裏有鬼。

反反覆覆直到深夜。

我回房間還未睡深，突然被驚醒，只看到黑漆漆一片，閉上眼睛半睡半醒之際，又聽到一陣聲響，我被嚇得一晚上沒睡着，直到第二天外公坦然地告訴我，房間裏有一隻他們抓不住的大老鼠。

他說：「反正年紀大了，一隻老鼠也不算大事，就不管了吧。」

我發現用「反正年紀大了」開頭的話都是無解的。

「為甚麼不去養老院呢？」

「反正年紀大了，家裏都習慣了，吵吵鬧鬧也習慣了。」

「為甚麼不去買幾件新衣服呢？」

「反正年紀大了，穿給誰看呢？」

「為甚麼寄回來的東西放到爛掉也不吃不用呢？」

「反正年紀大了，手機學不會，除了吃慣的菜別的也不會做。」

這是一種讓人難過的邏輯，但是各人過各人的生活。一隻老鼠可以被趕走，但是牠們還是會源源不斷地進來，或者說，那些讓人在夜裏煎來煎去的東西並不只是那隻老鼠。

走的時候外公外婆執意送我下樓，外婆難得清醒地說：「你在外面要穿暖一點，有空就回來看看。」

現在桂花早就落完了，冬天追着秋天就要到了，白天越來越短，他們的一天卻應該很長很長。去領雞蛋確實應該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家裏那麼多的空房間確實需要很多空紙箱或是等待升值的「收藏品」才能填滿。

一年前的上集飯

上集飯是個音譯，在定山話裏是這麼發音的，但是具體怎麼寫，問了好多人也沒結果，也有可能寫成上祭飯。

總之，意思就是安葬前一天晚上的晚飯，會邀請全村人來吃飯，為的就是熱鬧。

一年前我爺爺去世，我很短暫地回了一下老家，匆匆吃完一頓上集飯就回學校考試了，我和爺爺相處並不多，但是一直覺得很難動筆。

一年的時間過去，還是想寫寫老家的一些風俗，畢竟爺爺去世之後，除了清明節大家很少有理由再回到定山，越來越多的傳統和風俗都會被慢慢淡忘。

上集飯要早早開始準備，先是去找廚師。村裏的廚師一般都是兼職，有需要的時候才穿上廚師服，平時忙自己的主業，比起城市裏的職業廚師，更有一點到各家各戶幫忙的意

思，有農村的溫情在。

這種流浪的大廚沒有自己的飯店，只有一套做飯的工具，幫手一般也是村裏的阿姨，地裏的事做完了，就各處去打個短工。

村裏的廚師是一個小學老師，在很久之前還做過我爸的學生。

然後估計大概的桌數報給廚師，接下來只要交給大廚準備就好了。

一般家裏只有一個柴火灶，灶上有兩口大鐵鍋，最多再有一個小燃氣灶台，這顯然是不夠的，所以連移動灶台都是廚師準備，吃飯的碗碟也由廚師帶來。

那天從早上開始，就有很多人來祭拜，要磕頭、上香，燒一種很粗糙的黃紙。

家裏人一般無暇顧及別的瑣事，大都在大廳裏守着，只要有人來拜，就要「回拜」，沒人的時候就在凳子上坐着；出殯前一天又是人最多的時候，基本上一跪就是一天，所以別的事情全靠村裏人幫忙。

中午飯由老屋的人來幫忙，有的人甚至帶着肉和菜一起來。午飯算是「自己人」的飯，相比晚上招待客人的飯顯得草率一些，誰家釣了魚就拿來紅燒，殺了豬就做紅燒肉，挖了藕就吃個炒藕片，大家不太關心吃了些甚麼，但也總還是做得有聲有色。

我們小一輩的沒有那麼多講究，也不用一直跪在大廳裏，

我記憶最深刻的是「叫茶」。

老人去世的頭三天要有人拿着老人用過的茶杯，裝一杯茶水，領着全部家裏人往一條偏僻但是老人很熟悉的路走，到路邊放鞭炮，鞭炮響起的時候大家跪下磕頭，說：「要回家喝茶，不要到外面喝迷魂湯。」等鞭炮放完，大家順着來時的路走回去，一路上一直重複這句話。

爺爺的妹妹會和我們一起，她邊說邊唱，唱了甚麼我不記得了，調子很淒涼宛轉，每句的末尾都拖着長長的哭腔。

出殯的前一天晚上，也就是吃上集飯的那天晚上，會請專門的人來「請水」，和廚師一樣，每幾個村子都會有一個專門料理這些事的老人家。

之所以稱之為「請水」，是因為要去水邊，請一碗水，拿回去給去世的人擦身子。

下午的時候，廚師就帶着幫忙的人來家裏了，開始洗洗涮涮。

碩大的鐵鍋有三四口，半扇半扇的豬在盆子裏泡着，辣椒堆得小山一樣高。

老家請人吃飯很講排場，和城市裏日復一日憂慮營養過剩的想法截然相反，菜一定要硬，煎和炸要做得亂花漸欲迷人眼，青菜要少，最好少到沒有，畢竟大家自己後院菜園子裏就有取之不盡的青菜，吃膩了。

肚子裏還有蛋的老母雞拿去燉蘑菇，牛蛙炸得焦脆，豬肉切碎了做珍珠丸子。



這個丸子不知道為甚麼，簡直成了我記憶裏屬於老家的菜。

我記得從小姑姑就給我做這個珍珠丸子，我原以為是她自己的偏愛，沒想到多年不見的珍珠丸子又出现在了老家的飯桌上。

肉餡用虎口擠成一個一個的丸子，先放在塑料桌布上，這些水紅色的劣質塑料桌布，總是給人一種到家了的安心感。

丸子都搓好了，就在糯米裏打個滾，攢成一盤放進蒸籠裏。

有的不沾糯米，一個跟頭滾進湯鍋裏，做一碗肉丸湯。

還有一口專門油炸的鍋，黃澄澄的一鍋油。

一個接一個頭盔一樣大的鍋巴進去洗澡，一條接一條的魚下去潛泳，最後輪到一大盆花生米前仆後繼地跌進油鍋裏，油變成棕色的洗澡水。

洗完澡的魚被裝點上紅紅綠綠的衣裳，皮蛋被切開擺成一朵盛開的花的形狀，還有很多各式各樣的菜，在能力與品味所及的範圍內都被裝點得很仔細。

定山話裏有一句：「紅配綠，看不足。」用方言說出來還挺押韻。

連老家的飯菜都在身體力行地踐行紅配綠的色彩搭配，一盆盆一碗碗擺上桌，看得人眼花繚亂。

熱鬧。

那天下午飯還沒上桌，我提前吃了一碗飯就坐車去了

九江。

聽爸爸說，第二天出殯之前要煮一大鍋豆腐，吃了這鍋豆腐，離開的人就會永遠保佑家裏人。

之前土葬的時候，下葬完大家還要回家吃麵條和糯米丸子，抬棺材的八個人會被稱為八仙，但是現在都改火化了，這些傳統也沒有了。

在農村的傳統裏，白事要做得喜，越熱鬧越好。

一群人聚在一起，總是和吃分不開關係，沒有甚麼特殊的食物，就用煎炒烹炸各種手法讓飯桌上沸騰起來，畢竟白事也是讓很多許久未見的人重新見面，找回親切感覺的一個機會。

在老家的那幾天，靈堂上見到的沒有那麼多的哭天搶地，只有各式各樣的人坐在一起聊天的嗡嗡轟鳴。

離開家鄉多年的父輩們，突然又見到了很少聯繫的老友、親戚，很多我只在爸爸和姑姑聊天裏聽到的人也從各個地方趕了過來。

離別，總是能讓留下來的人們更加親密，就像食物讓大家短暫地拋開悲傷，扯着嗓子張羅起來，熱熱鬧鬧地聚在一起一樣。



去牛羊巴扎看熱鬧

還沒有走到牛羊巴扎的門口，我已經看到了漫天的黃沙，聽到了牛羊此起彼伏的抱怨與低沉轟鳴的人聲。

巴扎的意思就是市場。

每週日，喀什的市郊都會有類似內地趕集的活動，周圍的牧民們開着卡車，把他們的牛羊馬運來，任餐館或是肉舖的老闆們挑選。

我們這種城市裏生長的人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分不出山羊和綿羊，更看不出各種牛的區別，只能來湊湊熱鬧。

一走進大門，首先看見的是各色各樣的遮陽棚，牧民們領着他們的羊群站在遮陽棚下面。

羊群被鐵絲網圍住，買主們進到裏面去，親手抓住被選中的倒霉蛋，然後抓着犄角把牠拎出來。

有的羊很倔強，總想要負隅頑抗。不過結果也不會改變，

買主多叫來一個幫手，一人抓一個犄角，讓羊那兩條堅毅的後腿拖行在地上，留下一路的煙塵。

這邊賣羊都是按重量計價，巴扎的中間放了兩個大鐵籠子，類似於公平秤。

這裏沒有肥羊，太大、太沉的羊都是外地來的，本地羊吃鹽鹼地上的青草根，艱難地生存着。

別看長得瘦小些，味道卻好了很多。

一個一絲不苟的維吾爾族小伙子端坐在一把紅色的遮陽傘下，等着牧民交錢之後把羊連拉帶拽，連哄帶騙拖進籠子裏。

然後一臉嚴肅地向伸着脖子、緊盯着屏幕的買賣雙方報出一個數字，雖然他們自己早就瞄到了，但是好像從這個執掌大權的小伙子口中吐出的數字才是一錘定音一樣，他們聽了之後高興得又是握手，又是互相拍拍後背。

籠子裏的那頭羊倒是雙眼迷茫，愣愣地盯着空中。

溫順的羊，只要在牠們的脖子上栓一根細細的紅塑料線，牠們就會心甘情願地跟着人到處走動，甚至當牠的新主人停下腳步和老熟人談天說地的時候，牠也耐心地站在他們之間薄薄的空隙裏，安靜地等待。

生命漫長也短暫。

有的羊脾氣暴烈，趁着打開籠子的機會想要逃跑，一個年輕小伙子都抓不住，只能兩手抓住牠的角，騎跨在牠身上，用體重壓制住牠的躁動。



這裏的人們閒散慣了，生活又很簡單，狀態總是很鬆弛的。

那些等着賣主的牧民們坐在似火的驕陽下，一點也不着急，不是點起一根捲煙，慢慢嘍到煙屁股燙手，就是從邊上買一杯稀薄如水的酸奶刨冰，和朋友們邊聊天邊啜飲。

酸奶刨冰是大人小孩都喜歡的飲料，小販們開着小電車，馱着一塊巨大的冰和一桶半固體狀的酸奶，還有蜂蜜，再配上一把刮刀。

顧客上門之後，小販就用刮刀從那塊巨大的藍色冰塊上鏟下冰碴子，再倒些酸奶和蜂蜜，混合一下就好了。

古城裏的刨冰五塊錢一杯，還帶場表演。小販把各種配料放到一起之後，把刨冰甩得高過頭頂，又一滴不漏地接回碗裏，反覆幾次，這才算是攪拌充分。

巴扎裏一塊錢的刨冰就別指望這待遇了，酸奶是次要的，最重要的是解渴祛暑。

喀什的熱和南方的熱不一樣，這裏沒有想揩也揩不乾淨的黏膩，太陽照在身上，讓人感覺頭皮發燙，身上卻很乾爽。

聽說早年間，這些冰塊都是冬天河底的冰，每年把河上的水排空之後，各家把這些大冰塊拉回家在地窖裏藏着，後來條件好了才有了冰箱。

有一個小孩子多手多腳，過度活躍，把自家三輪小電車的開關打開了，小車一個加速飛奔了出去，媽媽伸手去抓車把，結果這種車的油門都在把手上，手上的勁兒往後一帶，小

車一個趑趄，差點風馳電掣一樣狂奔出去，車上的酸奶幾乎濺落一地。

孩子的爸爸作勢就要削他一頓，那個孩子沒等爸爸的手下去，搶先把臉皺在了一起，號得比邊上的小羊還聲嘶力竭。

路上一片混亂。

土到極致就是潮，相比起看風景，我更喜歡在這種嘈雜的地方，讓一場接着一場的小鬧劇牽動着我的神經。

那孩子正號着號着，聲音小了下來。原來他被一場角力吸引住了。

一個闊氣的老闆買了兩頭牛，別看數量不多，一頭胖羊才一千多，但是一頭牛怎麼說也要一萬起步。

兩頭壯年牛，那可是大買賣啊！

買家開來了一輛貨車來拉牛，卻沒有準備別的工具，只能讓牛自己爬上齊腰高的貨櫃裏。

一開始只有一個人人在上面拉，另一個人在下面抬牛腿，可是那頭牛顯然充分理解「非暴力不合作」，不管別人怎麼使勁，牠既不反抗，也不逃跑，像根定海神針一樣，我自巋然不動。

漸漸地，周圍看熱鬧的人多了起來，七手八腳上來幫忙的人也多了起來。

這個在上面幫着拽牛頭，那個在下面幾個人合力把一條牛腿抬上了車。

可牛還是不動。



有人乾脆鑽到牛肚子底下，用肩膀扛起另外一條前腿，在好幾條黝黑手臂的幫助下，才讓牛的兩條前腿都上了車。

車上的人再往上一提，牛不知所措地跟着他的勁兒往上一頂，就上車了。

第二頭牛，也用類似的方法上了車，前一頭牛被拴在了貨車的欄杆上，靜靜地等待着。

牛和羊都是很溫順的動物，只要把牠們拴起來，那肯定困獸不鬥，安安穩穩往那裏一站，隔一會兒還美美地反芻起來。

湊熱鬧的可不只是我們，很多當地人也饒有趣味地倚着欄杆，嘴裏叼着根煙盯着這邊，悠閒自在得不得了。

這裏的人還是純樸，要是買了牛羊又想起還有別的事要做，就把牠們往路邊隨手一拴，反正也沒有人會偷走。

有時候我會很羨慕這些來自小地方的人，他們的生活和記憶是多麼回味無窮啊。王朔說：「儘管這故鄉其實可能是個貧困凋敝毫無詩意的僻壤，但只要他們樂意，便可以盡情地遐想自己丟失殆盡的某些東西仍可靠地寄存在那個一無所知的故鄉，從而自我原宥和自我慰藉。」

而我們這些來自時髦都市的人，想起自己的生活時，卻只能看到一片空白。

牛羊巴扎外順勢建了一排餐館和肉舖。

肉舖的老闆們都很健碩，砍肉不用刀，用斧子，砧板都被砍得凹了下去。一斧子下去，骨頭渣和肉渣飛濺，他的手上和身上都沾上了油脂，在陽光下亮晶晶的。

這多好啊，現殺現賣，肉還冒着熱氣就進了鍋裏。

論吃羊肉，再也找不到更好的地方了。

只是到了這裏，就不要講究甚麼環境和檔次了。

不過說來奇怪，我的腸胃向來是很敏感的，按說吃了這些看起來衛生環境一言難盡的食物，應該反應劇烈而迅速，可是喝了許多看起來髒兮兮的大鍋熬出來的羊肉湯，吃了許多沾着爐灰的烤包子，依然生龍活虎。

唯一的副作用是吃了還想再吃，一天吃三頓羊肉都不嫌膩。

回來之後逢人就說，新疆實在是太危險了，走在路上煙霧繚繞，不留神就被香味兒拐進哪個小餐館裏吃烤串了。

吃完發現還特便宜，乾脆放肆地吃肉，幾天就長出一身肥膘，實在是太危險了。

我們剛一坐下，還沒點菜呢，先給每人端來一碗熬得濃濃的羊肉湯。燒木柴的大鐵鍋裏除了羊骨頭，就放了些洋蔥、鷹嘴豆、西紅柿和鹽，僅此而已。

羊肉湯是不要錢的，喝到飽為止，要是有人光來喝湯，那也沒人會多說半句話，反正骨頭和柴火多的是，像不要錢一樣。

這邊的藥茶也隨便喝，茶的顏色紅紅的，味道很香。

我們一人來一根煮羊排，又各來一根紅柳烤羊排，再來四個烤包子，美得嘴角直流油。

裏屋是做包子皮的地方，從和麵到烤製，都是在眼前完成



的，包子端上來的時候還燙手，貿然咬一口，舌頭都燙麻了。

這裏用的還是最原始的饅坑，坑壁是混着鹽搭起來的，所以烤包子的底部總沾了些白色的粗鹽。

沒甚麼可介意的，用指甲摳掉就是了，扞子頭上烤出來的碳黑也不是大事，用紙巾擦了就行了。

要的就是這種狂放的、原始的味道。

我愛吃的烤包子一定要夠肥，不能全是瘦肉，那樣乾巴巴的吃起來還有甚麼意思？就是要一口咬下去滿嘴油香才好，這還不夠，最好是一咬油就從邊上汨汨地流出來，吃得越狼狽才越香。

這邊畢竟做得粗糙些，肉粒還很大，嚼到嘴裏特別有滿足感。

不像幾天之後，我在伊犁吃的烤包子，裏面的肉稀稀的，讓人心生懷疑。

吃肉也不講究甚麼儀表了，人家也不給你拿筷子和勺子。

喝湯就捧起碗，吃肉就用手抓，沒人在這裏細嚼慢嚥裝作小家碧玉的樣子，畢竟講究的人看到那口陳年的大鐵鍋就望而卻步了。

我們光顧着吃，來不及說話，眼睛晶亮，像幾頭小狼。

吃完一結賬，嚯，一百塊。

與廢墟對話

當聖地亞哥拖着大魚的骨架回到家中，蓋着報紙沉沉入睡。他夢到了獅子。

冷湖石油遺址安靜地矗立在柴達木盆地的邊緣和祁連山脈的腳下，這裏有一望無際的沉默廢墟。

五六十年前這裏居住着幾萬人口，而現在只剩下了斷壁殘垣，周圍無邊的戈壁與雅丹也悄無聲息，除了因好奇而駐足的旅人，這裏沒有人煙。

並不太遠處的冷湖四號公墓有密密麻麻的四百多個墓碑，那裏沉睡着 60 年代以來為冷湖的石油而獻出生命的人們。

這片土地的沉默過於震耳欲聾。

我來到冷湖石油遺址純粹是偶然。路上遠遠地在戈壁之中看到了一片荒蕪的房屋，出於好奇才開車進入了這片廢墟。

廢墟的面積大得嚇人，這裏是一座被荒廢的城市。



大約在三十多年前，因為石油資源的枯竭，住在這座城市裏的人們全部離開了，在雪山腳下的大地，留下了一個猶如傷疤般的廢墟。

這裏陽光燦爛，也長夜晦暗，這裏欣欣向榮，也死氣沉沉，這裏無所不有，也一無所有。

進入廢墟的道路非常寬闊，路的兩邊是綿延不斷的磚房，說是平房，其實只剩下了空空四壁，有些甚至連牆壁都倒塌了大半。

本是窗戶的位置變成了空洞，透過這些洞口，我們可以看到更遠處更多的斷壁，再更遠處就是白雪皚皚的山脈。

這裏有商店、有醫院、有學校，各式各樣的房屋應有盡有，唯一的共同點是它們都是支離破碎的。我們只能通過牆上殘存的標語辨認不同。

有的牆上寫了一些非常具有時代特色的標語，它們的語氣依舊鏗鏘有力，但是顏色已經被沖刷得很單薄了。

當我站在西北的土地上，想起的第一個地名是德令哈，我總是不由自主地想起海子那首關於德令哈的詩。

我很想看看甚麼樣的城市充滿雨水中的荒涼，夜色籠罩時，讓人空空的雙手無法握住一滴淚水。

冷湖的廢城讓我忽然體會到了這種感覺。

這裏只有戈壁。美麗，卻空空的戈壁，比周圍一望無際的礫石和雅丹更顯得空曠與悲傷。

石頭被還給了石頭，勝利的再次勝利。人類飛快地在無

人區建立起了一座城市，又風捲殘雲般地離開，帶走了房樑與窗框，帶走了地下的石油，只留下了不再有價值的一片廢墟，還有許多勇敢無畏的人的青春和生命。

這裏沒有坦途通向未來。

伍爾夫在《到燈塔去》中說：「一個人為了使自己從孤獨寂寞之中解脫出來，總是要勉強抓住某種瑣碎的事物，某種聲音、某種景象。」這裏沒有聲音，曾經繁華的景象更讓現在的沉默顯得寂寞。

唯一有生命力的是之前的旅人們在牆壁上留下的塗鴉。這些文字把過去和如今輕而易舉地聯繫在了一起。

我看到的第一個塗鴉是覆蓋整面斷牆的「你怎麼不早說我們沒有以後」。

與這句大張旗鼓的控訴截然不同，邊上的一堵牆上被人用尖銳的硬物刻下淺淺的字跡——「我早說了，你不放棄。」

與其將這兩句由兩個陌生人寫下的語句當作對愛情的責問，我更願意把它理解為人類與自然之間的拉扯。

「你怎麼不早說短短二十年，資源就會枯竭，我們又要離去？」

「你早知道了，不也沒有放棄？」

道路兩側都有房子的斷壁，許多牆上都被寫上了長長的句子。

有人謄寫上了紀德的《人間食糧》：「我生活在妙不可言的等待中，等待隨便哪種未來。」



還有人寫了：「甚麼是答案，沒有答案，灰燼，也只有灰燼是唯一答案。」

在一片雜亂的磚塊堆成的小山包後面，有人寫上了：「藝術是可恥、是下作。」遙遙呼應的，是同樣的字跡寫着的：「最美的往往發生在街頭。」

我最喜歡的一句話只有短短的六個字——「不要追求永恆」。

還有哪裏比這裏更適合說這句話呢？

不要追求永恆，那是化神奇為腐朽的慾望。要「把遠方的遠歸還給草原」。

還有一面牆上寫着：「別哭，前面一定有路。」這句雞湯味太過濃鬱的話在這裏卻顯得恰如其分。

我不知道來這個廢墟探險的人們懷着甚麼樣的心情留下這些句子。尼采說人類厭惡靜默，總是企圖通過社交來繞過痛苦、忘記背後的東西。

即使這些無聲的社交需要穿越時間，但是人們依舊渴望留下痕跡，期待無法交流的「對話」。

這些句子像是穿透水面的月光，我們站在池塘的底部，順着光走向月亮。

這裏還有很多荒腔走板的大實話。

比如「想鬼混，不想寫論文」「媽，我不想相親」「不想結婚」。看來來這裏的人們還是終究無法做一無所有的遠方忠誠的兒子，還是被生活困擾着。

前幾年，一些老石油工人，或者是他們的後代回到了這裏，把一間相對保存完好的房子做成了廢墟美術館。整個房子被漆成了大紅色，在這樣一片戈壁灘與土色的廢墟之中顯得格格不入。

而現在的廢墟美術館，也變成了廢墟。紅色的牆皮盡數脫落，兩堵牆壁都已倒塌，只剩下一些比較倔強的斷壁在那裏站立，上面寫着「詩酒趁年華」「春風得意馬蹄疾」之類的詩句。

透過巨大的缺口，可以看到房子紅色的內牆上用紅色的油漆寫了幾個大字：「你要如何，我們便如何。」這短短的九個字佔據了半面牆。

那些過於昂揚的詩句在這裏顯得有些諷刺。

不過史鐵生曾經發問：「對春天而言，秋天是她的悲劇嗎？」

再繼續往深處走，那裏除了成片坍塌的房屋，就甚麼也沒有了。

要繞着這個廢墟走完一圈，大概要一個多小時。

建國後的第一口油井誕生於此，這裏曾經沸騰着日噴原油 800 噸，此後躋身全國四大油田之列，曾經上萬的石油工人和家屬在這裏生存，然而現在除了沉默還是沉默。

其實我所去到的廢墟，只是冷湖石油遺址的一小部分，在路上我們還遇到了兩三個類似的廢城。

因為看起來都破舊得別無二致，所以我們並沒有再次停



留。這裏大概曾經居住過上十萬，甚至二十多萬的工人。

離開遺址之後，我們到了屬於茫崖市的冷湖鎮。

進入鎮子要通過一個檢查站，所有人都要下車刷身份證才能進入。

冷湖鎮只有一條路。整個鎮子用幾分鐘就能橫穿。

據說鎮子上的人口不過幾百。

大部分留在這裏的人都在附近的鹽場、氣田工作。據說這裏的房價便宜到難以置信，只要上十萬就能買一套房子，但是依舊無人問津。因為除了本地人，不會有人有任何理由在這裏安家與生活。

鎮子給人一種難以言喻的奇特感覺。這裏的房子都不高，粗線條、結構簡單、顏色鮮豔。基本上都是明快的亮色，映襯着藍色的天空，顯得格外歡快明媚。

陽光強烈，把建築的影子拉得長長的，在牆上和地面上留下規整的幾何形狀。

這裏的街道是靜悄悄的，路上難得能看到一兩個人影。屋前大多擺着陳舊的傢具，諸如木沙發和椅子之類。它們經過長時間的日曬風吹之後顏色都褪去了，木漆也都變得斑斑駁駁。

石油遺址的落寞也映照在冷湖鎮上。

我們找了一個小館子停車吃飯，點了三碗拉條子，喝了三杯帶着鹹味的濃茶。

這裏的饅頭是黃色的，我們原本以為是刷了一層雞蛋，

結果聽司機小宋說是因為裏面放了鹼，所以才是黃的。

這些不是甚麼好吃的東西，只是為了填飽肚子而已。

飯店裏擺了很多老闆從戈壁裏撿回來的石頭，後來我們在俄博梁雅丹也在地上找到了很多類似的透明礦物質，這些礦物散落在戈壁灘上，在黃土地裏反射着陽光，不斷散發出刺眼的光線。

老闆的兩個小女兒獨自在飯館門口玩耍，嘴上掛着一溜長長的鼻涕。

我蹲下來和她們說話。

其中那個個子小些的孩子不怕人，她說：「我四歲了。」

再問她姐姐幾歲了。

她說：「我姐姐三歲。」

於是，告別了這一對三歲的姐姐和四歲的妹妹之後，我們花了不到兩分鐘時間就駛離了冷湖鎮。

隨着鎮子在我們身後的遠去，公路也逐漸消失了，我們駛入了茫茫的戈壁灘中，只能順着前人留下的淺淺的車轍前行。

風大的時候路面上流動着薄薄的一層黃土。

戈壁就像一張巨大的砂紙，打磨着我們這些身處其中的人們。我打開車窗，呼吸着裹挾着黃沙撲面而來的乾燥空氣，感覺自己在一個遼闊的空間裏，這裏的土地平坦到了真正一望無際的程度。

極目遠眺，黃沙沒有盡頭。

廢墟在時時刻刻提醒着我們這些從擁擠繁華的城市中來



的過客，這裏的廣闊中蘊含着難以想像的固執力量，我們無法征服、難以靠近，甚至連夢中也只有夜裏成片的黑暗。

石頭最終屬於石頭。